



通訓卷之十三

雅量

晉何次道能飲酒慎重溫克至醉不亂雅為劉
惔所貴惔云每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

國朝楊貫桐城人有雅量嘗出遊或叱貫名詈
于隴上貫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僕曰彼乃罵主
人貫曰非也曰揭主人名曰天下固有同姓名
者終不荅



通言 卷之三
方淑字惟善桐城人生平不忤一人飲於鄉有善使酒者李昆來淑遙望是昆卽起呼馬馬繫樹不解引刀斷繫馳馬去或哂何急乃爾曰先幾遠侮不亦善乎

方惟善有事于板築傭索餉惟善犒之儉傭怒蹴之曰老奴何嗇惟善不顧而去僕追之曰傭詬主人惟善曰我未之聞也翌日傭暴死鄉人嘆曰微雅量將無釁乎

盛儀字克恭桐城人有盜其牛者獲之縱去不問其名盜感之夜進金以謝不受

羅惟德器量廓然與人無所闕閔卽造次危險意氣安閒無愠懣之色喜獎成不齒人過或數其短徐曰恠渠不得數之甚又曰渠某事殊不惡

方夢暘字子旦桐城人爲南安丞嘗渡江舟人失金相爭夢暘謬曰適吾僮得遺金必爾物也

風急幸無譁抵岸分橐償之已而舟人得金所在乃諭之曰金微物也倘爭而至於溺奈何寧
諺償耳

孫爾孝善藥金陵傅生以醫來落魄爾孝館穀之有求藥者爾孝必薦傅生同劑令得分精久之傅生肱爾孝之篋而逃爾孝戒追者曰及之勿問篋第請還共事不則荷囊送之耳果及縱之去

朱緋之隣吳七有田欲售於緋緋飲而辭之吳七與其婦翁陳樓謀樓曰不激不售吳七詣緋門而詬緋戒閤人勿應更裸程大詬緋使小僮與之茗聊潤爾吻日昃又與之飯聊濟爾饑詬三日緋不爲動吳七乃暴死緋謂家人曰當詬我時豈不能一大創治之以其人心殞必有變故隨忍而爲此今乃幸得不禍吾家
周登申家政於祠堂以義責族弟召召怒批登

通訓 卷之三
頰登默然登第教集諸僮將攻召登聞急止之
曰批何傷攻之是分其過而重吾不德也詰朝
召請登長跽謝曰今日乃知吾兄

何子極之牛蹊族人之田族人斷牛足牧子以
告子極曰作脯耳不爲校又其田與隣之田共
塘而灌歲旱隣專水僕以告子極不荅與門人
論文不輟僕曰苗且稿矣子極曰不然天若雨
自得水若終不雨彼特後我而稿耳安事爭爲

其夜大雨

以上郡人

金輝休寧人其父以晉僦居桐城他出使輝守
主人來輝讀書不顧主人怒批其頰父歸曰商
也固當柔人哉輝發憤遂成進士過桐城訪主
人主人不敢見輝候移自曰不見不去也及見
再拜謝曰此一激之師贈金帛殊厚

以上僑寓

方子曰量主受受大小視厥量滄海百川
不溢溝澮一雨輒盈故夫注不滿酌不竭

澄之清之不見清濁是謂無量無量而後
爲至量其次能容其次能忍鬚可燎面可
唾亦度幾雅量君子吾將以雅量學無量
苟能容忍卽矯情吾有取焉耳

陰德

國朝宋儒字文卿望江人初爲諸生長爲錦衣
衛千戶典詔獄文卿明允仁厚凡鞠訊惟陰隲
是求囚卧無藉奏以牧象草藉之囚乏食奏以

無主盜賊賊食之皆着爲例山東有盜旣服辜
奏原其父母妻子持已廉不受求請錦衣稱惠
廉者必歸文卿甲子京師火延燒文卿舍獨無
恙 宣廟聞之曰此必宋儒家果然戊寅又火
亦無恙大學士太和楊公額其樓曰垂祥

王五公潛山人兄弟有五元末四方起兵五公
聚衆於白雲寨近萬人保障地方兄弟禦寇戰
死者四國初天下定散衆各歸其土道人應藍

華獨不去五公曰子何不歸藍華曰公所活萬人非某不能爲萬人報也公之兄弟皆以保障死矣公五十而無子願獻吉地當一歲而舉子因遷其母曰兩子必嫡出時王公之妻已四十八矣俄而娠正月舉一子曰立初十二月又一子曰復初遂爲兩支今二百年子孫千許進士王嘉柔其裔也

趙弼字良弼桐城人邑諸生嘗遊城東旅店據其榻苦下若有塊者密啓乃一囊約金百餘弼卽卧榻上不去謂主人曰偶病若爲我糜因宿焉次日失金者至遂還之其人請以半謝曰我豈卻全而受半者乎第以一金酬主人糜耳後其子鈇登第弼受封

趙輔字良贊桐城人嘗使一僕徵子錢于里人里人怒歐之遂死其家里人計法不可貸將經一子以抵輔聞止之曰死者不復生而更死生

者是重傷也遺書曰僕死病煩若爲我瘞之里人感服後子銳仕知州

方汝濟里人失馬誤指汝濟馬于野而繼之去圍人追之遂以歐死已里人獲其馬悔且懼還汝濟馬進百金爲贖汝濟受馬卻金曰若誤耳吾不以僕博賂遂釋之後子克貴贈知府

方綱字惟著桐城人太學生山多大松歲伐十餘章爲棺親友貧而死無棺者則施一棺與之

不取其直夢嶽神禮之曰子能居人吾能居子胡宗舜字敬夫桐城人邑諸生隣胡登竊薪其僕遇之交惡登歐僕死有司論法當抵宗舜曰登吾隣也其先人不可無後求釋之

錢元道字行甫桐城人有羶商主其家旣去元道除室見遺金一囊約二百餘度商已遠乃置倉中積穀壓之次年商復至言別後三日覺囊金失不知所在元道曰此非塗中失也發倉示

通訓 卷之十三
之囊括宛然遂還商

朱東字漢卿桐城人貢生晨詣學見道旁有囊金東不顧僕曰後人不攫之乎東命收之約二百餘金以聞于校官出示招失者則糧役王姓者之遺也王請分東笑曰天欲損爾豈令我見之挈去毋我溷

程希學字子敷桐城人諸生時赴典文直指試過香爐寺如廁見遺篋有金百餘兩收之居不去僧曰直指且至相公何乃逗遛希學曰吾友約姑待之三日失金者哭而至曰以吾父之嚴而失稅金也進不勝官刑退不勝父刑死矣希學出而還之失者尾而之皖以告於博士博士聞於直指優賞之後爲求寧諭

王鰲桐城人商於蕪湖以三十金寄僧家旬日因便舟欲歸急僧他出其婦誤出他寄授之舟發百里始啓視則有三百餘金舟人爲之賀鰲

愀然曰。僧必開婦其死乎。旋棹以金還之。則僧
家政罪其婦。見鰲大驩曰。微君之義。吾爲鬼矣。

以上
郡人

童世芳廬江人。以醫行。寓于桐。三十無子。遊金
陵。買妾游氏。歸之夜。泣不收。世芳問故。游氏曰。
妾幼受市人楊大芳聘。今大芳貧。與吾父謀而
鬻妾。從此長棄。情不自勝。世芳曰。易耳。還之。
以完而志。若何。游氏收泣曰。直必廢矣。世芳曰。

吾固不問。直立送游氏。還其父曰。必與楊郎誑
朝。其父率大芳踵謝。則世芳行矣。越三年。世芳
復至金陵市餅。則大芳游氏店也。夫婦羅拜。留
之飲。世芳曰。今日有他約。明日來飲。徑出。夜徙
其寓。明日大芳求之。不能得其妻。後生二子。僑寓

方子曰。于高里門王興子孫。蓋猶有覬心
焉。吾以爲覬報之德。非德也。君子爲德而
已矣。豈有所覬覦然哉。今文卿輩爲德同。

而報與不報異使爲報而修則將以不報
沮矣。諺曰：陰德猶耳鳴，人不知也。德且不
求人，何況望報乎？

遜訓卷之十四

賑賚

晉何萬倫凡有贈遺不爲苟讓，但已有餘輒隨
散之。

國朝葛宣潛山人

高皇帝討陳友諒，宣出

粟千餘躬運至鄱陽以餉軍。上義之，宣僦節
俠郡國事有不平者輒以。上聞必平，乃已。若
童澤婦亦知其名。

金騰高字上達桐城人任俠好義急人之困邑
大饑騰高積粟二千石悉出賑其鄉里曰所貴
好義者補天地不足也豈其乘民侵而自爲利
詔旌其門曰義民之門

吳用宣爲襄陽司理穀城棗陽饑用宣上書直
指請太和山金賑之不待報輒發賑民賴全活
者數千百人

盛亨甫巡陝西茶馬時關中饑亨甫始至嘆曰
治孰有急于民命者乎置茶馬弗問先議賑濟
令有司三十里爲一廠設糜粥飼饑者所全活
殆億萬

方子旦族人之僕馳馬驚隣豕墮地懸鏡曳傷
而豕亦亡矣隣索豕族人誅傷僕交惡子旦曰
奈何以意外事構難引僕于家藥食月餘痊出
錢五百償豕兩家乃釋

施兩字子時桐城人貢士謁選京師桐有僧會

通訓 卷之十四
明寶卒于邸兩貧囊薄乃傾囊爲具棺槨買地
殯之曰豈可使鄉人暴露于他邦兩後爲建寧
教諭

錢實夫席富好施三黨之貧者歲有助稍密者
月有助少年警儁篤學輒致篝燈潤筆之資終
其身不厭

李可大桐城人積穀近八千斛歲大饑穀一斛
可錢二百可大盡以貸鄉隣約秋償秋復饑兩
大曰稔乃償遂多不償不責也已而可大病屬
其子勿取責

左仲良桐城人歲饑仲良出五十餘金糴穀于
楚以賑其鄉人有翁姓者舉室疫業有死者五
矣皆無棺存者不能與仲良夜使人舁五棺置
其門外而去旦日啓門見之大驚意必仲良之
所賑也乃收死者而瘞之

戴旻字汝秋懷寧人所居濱大江水漲浮屍多

通訓 卷之十四
聚于洲之灣，旻率鄉人出穀募人，畧之塋以薄棺購地爲義塚于皖城之西。又之鄉人倦于共事，旻獨力爲之。每歲春秋收城外白骨聚而掩之，祭以鷄酒，積二十餘年，所葬踰千塚。郡守徐公表曰：尚義。以上郡人

三國魯肅字子敬，臨淮人，寓桐城。周瑜知其賢，躬造，貸糧以覘其器。肅家有二困，困三千斛，慨然指一困與之，意色超然。今邑前有指廩坊，北

有魯碇山，南有魯鎮城，相傳子敬遺址。

宋王琪字君玉，城都人，徙舒州，舉進士爲舒州通判。歲饑，奏發廩未報，琪欲先賑，或曰：此非有司所得。專琪曰：不有矯詔開倉者乎？苟利社稷，請獨任之。遂發全活甚衆。

國朝方泓字仁夫，新安人，商於桐城，任俠負氣。節里有爭，得泓居間，二家皆悅。或當輸金，卒不辦。泓卽代輸，不收責，人皆義之。歲饑，盜起鄉里。

多被害盜過泓門曰方先生善人不敢假糧

以上

僑寓

方子曰分財小惠耳然而原思之粟未嘗不可與鄉隣晏子衣敝裘賜周三族君子用財惟義之歸非其義一介不苟如其義以天物而公之天民一勺之潤亦滄海也卽僑儻之士有如馮生焚券陶朱三散千金吾猶許其仁義附焉何必小惠是貶哉乃素封自恡不貸升斗也

文學

漢周興舒人少有名譽永寧間尚書陳忠薦之曰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于後世刊于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于閨門清厲之聲聞于州里蘊匱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

通言 卷之十四 五
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采尚
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旣愚闇而諸郎又
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
請或不能而自專辭多鄙陋周興抱竒懷能隨
輦栖遲誠可嘆惜詔拜興爲尚書郎

晉杜行齊資識聰警醞藉該博歷究經典百家
之書晚年着幽求子二十篇意致玄適

杜崧字行高潛山人有志節俗多浮僞着任子
春秋刺之謝安曰狂瀾中寧可少此砥柱
何子季好學習周易禮記毛詩內典通其旨嘗
註周易解書禮記之疑謂之隱義

梁何之元才思精贍晚年屏絕人事着梁典起
齊末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通三
十卷行于世

何修之字士威潛山人好三禮強力專精齊初
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禮結草爲經屈巾爲

冠都下稱醇儒建武中國家吉凶之禮咸取決焉梁初議禮亦多裨益著禮義百餘篇

唐曹松字孟徵舒州人光化進士詩學賈島多警句晚唐名家也進士時已七十同榜王希羽劉景柯榮鄭希聲皆七十時謂之五老榜

宋朱翌字新仲潛山人政和進士沉酣六義文思典雅南度後為中書舍人文章寢顯于朝忤時宰謫居曲江既歸詩文益竒壯所著有潛川

集三卷

李公麟字伯時弟公權字元中公寅字亮工舒人並進士能文章公麟尤好古博學多識竒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攷定世次辨決疑二聞一妙品不惜千金構之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藍田今玉色正青龍蚓鳥魚為文着帝王受命之符質甚堅非昆吾刀蟾肪不可瑀漢後法中絕此真

秦皇李斯所爲也議由是定

元王幼學字行卿望江人資識高拔篤志力學
幼遭兵掠至河南陳氏養以爲子其家儲書萬
卷行卿不憚寒暑手不釋卷遂博洽淹通年六
十始歸望江躬耕慈湖之坂與同志講道不輟
纂通鑑綱目集覽五十九卷行于世

國朝范崇仁桐城人九十餘猶能口誦古書數
千卷

趙均州六十好讀書苦目眊曰天乃忌我博耶
崇仁曰我多讀三十年君第坐我以口寫君以
耳觀天安能忌之

吳用宣長于詩思致清新詞鋒典麗西蜀蔣芝
讀兵部集曰言達者實茂足爲大雅赤幟

盛亨甫諸生時讀書白兔河別墅有宦人夜泊
者封人進酒宦人問此間有佳士不封人以亨
甫對請與共酌亨甫問貫曰閩人亨甫因訪閩

中鹽鐵絲臬海泊之利及海防諸要害劇談至
丙夜始罷宦人曰先生學究世務異日必爲國
士

趙鼎卿名能文章居省垣與編修陸樹聲副臬
余文獻郎署朱曰蕃皆以文學相伯仲稱嘉靖
四傑嘗語學漸曰始吾厭唐宋書閱班馬已又
厭儕輩之爲班馬者夫世業已有班馬安用屑
屑爲班馬者乎又曰世薄三蘇不知其善爲班

馬所着有無聞堂稿古今原始鷄林子九夷古
事

方惟素厨書萬卷皆手自校讐十七賦黃鶴樓
詩興致超絕蔡令與論詩有鵲立牛背使賦之
應聲成韻托意曠遠蔡令曰不謂建安劉王近
在坐中蔡令去惟素旣自爲祖詩諸生祖者數
十爭乞言乃人代一首頃刻立就各協其情所
着有南淙稿空石遺音

通訓
侯珣諸生桐城人嘗衍蘇氏織錦迴文詩三言
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周旋出入斜直方圓共得詩八
百首曰白樂天曾讀至五百首今殆過之慧女
巧思昔賢猶未之盡也

丁相字汝弼懷寧人逸才雅行著百感錄托諸
羽毛鱗介百餘種寓言寄志後爲縣令獲罪直
指使曰是爲錄百感者乎卽日釋之

李濟之家居雅意吟咏冲淡平雅有晉唐風喜
爲古文士大夫操幣徵詞據案頃刻立就迥然
琅然

曹廷直字良臣望江人孝廉問學該博性敏一
目輒能成誦詩文不屬草下筆數百言立就

龍映望江人雄才偉識書過目不忘辨若河懸
名能詩文一時士大夫靡不推轂邑令朱軾聘

修縣誌蒐羅博雅人稱望江文獻

以上郡人

漢桓寬字次公汝南人爲廬江郡丞學問該博

文詞典贍著鹽鐵論傳後世

唐羅隱字昭諫杭州新城人隱居望江蓮花峯其下有名山洞詞源泉湧博物多知嘗著湘南甲淮海窮言說書五十篇

張籍字文昌和州人善詩文韓昌黎荐籍于朝自是名滿京師貞元中及第為舒州從事

宋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判舒州後封舒國公文章高絕一時宋人詩格卑弱獨介甫精健有

唐人風

介甫何足錄

蘇軾字子瞻蜀人徽宗時改舒州團練副使軾博通經史文章宗檀孟述作閔衍

蔡洪字叔開吳人為松滋令有才名作孤憤論與王沉釋時論齊稱讀者莫不嘉之

唐盧同范陽人為望江令有善政清曠超逸善詩文有飲茶詩韓昌黎銘其墓

宋周必大江西人為安慶守才氣溫雅一時詞

通訓 卷之十四
臣之冠弟必尹因籍望江官至龍圖閣學士塚
在永恩寺桐城亦有周姓者必大之裔

國朝胡世甫名能文章修郡志評品精核勝地
遊歷必留題記諸生俊彥者與論文頓忘形骸
或爲韻語遺之 以上宦遊

唐李涉有詩名嘗泊皖江口遇盜盜曰若是李
涉博士不用剽奪得詩一篇足矣涉卽賦一絕
云風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
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盜謝去

南唐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善古文詞與韓熙載
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嘗校許慎說文爲之序所
着有文集方輿記古今國典巡撫楚州坐專殺
流舒州

宋潘閔自號逍遙子詩學唐其苦吟詩曰髮任
莖莖白詩須字字精貧居詩云長喜詩無病不
愁家更貧坐廬多遜之黨避罪潛山寺題鍾樓

云頑童起煖貪春睡忘却登樓撞曉鍾孫僅見
之曰此必逍遙子急覓之閔已亡去

王禹玉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章閱博
環麗自成一家典內外制十九年朝廷大典策
多出其手詞林稱之

楊廷秀見張浚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廷秀佩
服之其室曰誠齋精詩文著易傳行于世

僑寓

方子曰言必有文其行乃遠聞幽發潛摠

靈極變光昭天地熠燿萬世故曰文章者
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不哉帝王之
謨烈彰之于六經矣丘明雖盲左傳爲目
不韋羈蜀呂覽走四方不有史記司馬不
終于官乎後世寡學之子蜚丸鼈飲無以
暢其苞塞而附贅博洽俳優文章欲以不
能驕能矜一時而抑吾千萬年噫嘻西河
武城至今煒煒亦安得附贅俳優之而沒

通訓
卷之十四
其耿光哉

通訓卷之十五

武備

三國周瑜字公瑾舒人十八起兵佐孫策開拓
江東佐權破曹操于赤壁遂鼎分天下今宿松
有周瑜墓

陳武字子烈松滋人往壽春謁孫策因從渡江
征討有功拜部司馬統督精銳所向無前及權
時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士多依之累進

通記 卷之五
偏將軍

陳表為偏將軍封都鄉侯家財盡散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宅以居之

後唐周本宿松人周瑜之後也勇敢過人獨格猛虎從楊行密戰必先蒙犯矢石莊宗入洛拜太尉封西平王其子鄴勇敢智畧綽有父風尤愛重儒生訪問民瘼賓客皆賢士堂無虛日後為廬州刺史殊有惠政

國朝石良宿松人沉勇有大畧元末集鄉民築城立寨以御寇國初籍土地戶口詣行在獻之遂留軍中以功授武德將軍

陳漢宿松人沉勇多智鄉人憚之元末倡義聚眾且戰且守閭里賴以保全國初歸附授都督府斷事今山名陳漢山

黃六兒桐城人元末兵起築城蔣家山南名六兒城有胡貴自稱胡元帥立寨掛車山相為聲

通言 卷之二十五
援保障鄉閭土人祀之曰府主廟

吳亨晦正統間浙江有礦寇吏部以亨晦爲參議往輯之寇勢熾甚殺福建竺參議亨晦至福建捕其首斬之散其黨廉失機都指揮以下數人奏寘之法衆皆股栗賊乃悉平

方廷輔按廣西苗賊猖獗欲窺城城中軍少不敵民驚欲走廷輔下令大軍且至吏民妄動者斬悉城中民授甲出南門入東門易服出西門入北門循環數四苗不能測遂遁

李楫字濟之懷寧人弘治進士官御史忤時相謫宰泰和從王文成公討宸濠有功陞寧波同知歷貴州叅議時芒部弗靖楫協贊臺臣討平之錄功賞白金文綺

錢公溥督兩廣軍務田州土官相仇殺當事者議用兵公溥曰夷性不常瞬怒相賊乃驅我良民于鋒鏑彼朝服夕叛可勝誅乎則有昔賢羈

通記 卷之十五
縻之策耳上疏請禡土官職許立功自贖兵不
血刃地方以寧識者稱其得體

阮應薦校士于浙有倭寇城門閉奔民集門外
哭聲震天阮惻然曰何乃以赤子委賊鶚請任
之自守武林門納百姓男左女右以次而入先
開外門放入已盈甕城則閉外門開內門令男
女皆跽以次起入夜則懸箕堞下縋而上三晝
夜民盡入則倭薄城矣阮設機禦之退卽卷甲

援乍浦破之於臨平山入保桐鄉賊圍之嬰城
固守月餘不下賊去陷仙居乃夜尾其後三戰
殲之浙人至今祠焉

吳元石以臬副鎮南粵有峒賊卞豹者屠電白
電白令棄城亡去勢甚猖獗元石授將士方畧
擊擒之益出師收賊黨所破降萬數斬首數千
級嶺海賴之晉臬使賜黃金璽書嘉勞焉
汪漢字淵之懷寧人嘉靖進士守永州猺獞搆

通言 卷之五 四
亂漢請兵征之清野收保五徭獯以爲怯縱掠
漢設伏兵大破之遂平漢尋卒論功賜錙幣于
其家

黃孟五潛山人以義勇從督府征倭寇屢立戰
功每臨陣挺身獨前所向披靡授千戶竟爲寇
所殺

郭璽桐城人元末聚衆保障鄉閭國初歸附授
百戶以功累福建衛指揮僉事

畢銀太湖人元末聚衆保障鄉閭辛丑率衆歸
國授英武衛指揮

以上郡人

三國呂蒙建議攻皖拔之遂擢廬江太守分桐
地爲二其南曰陰安縣城柳峯山之西其北呂
亭左縣城魯砢山之東畫地慎守民賴粗安
唐張萬福元城人初攝舒州團練使許杲以兵
窺淮南萬福破杲殺之已而賊黨陷舒州復以
萬福攝舒州刺使窮治賊黨悉平入朝德宗嘉

之曰江南草木知爾威名

宋李綱字伯紀邵武人金圍汴綱力主戰高宗以爲親征行營使論進取規模經理兩河甚有次第以論不合出知舒州

趙汝談字履常宋宗室淳熙進士調安慶教授金人內侵汝談獻料敵備邊二策悉中機宜

元張君佐清州人爲安慶達魯花赤至元十四年春野人原及司空天堂山賊將攻安慶時城

中軍僅數百人君佐命欄賊出沒要道賊不敢犯

國朝張文錦字闇夫安丘人弘治進士守安慶宸濠反將趣金陵過安慶文錦與守備楊銳指揮崔山扼之江上射殺一將濠遂攻安慶嬰城固守積十九日王守仁破南昌濠撤師還救乃成擒文錦以功擢太僕少卿

林有祿字以賢蒲田人孝廉正德間安慶同知

通訓 卷之十五
公出聞宸濠圍城急歸冒鋒冲圍入與張文錦
同守禦敵之功有祿居多升鹽運同知賞不逮
功云

何景暘字仲升信陽人貢士正德間安慶通判
恭順恪職逆濠之變景暘帥其子弟爲士卒先
晝夜督戰區畫糧餉

馮叔吉字汝迪慈谿人嘉靖進士臬副備兵池
州楊子江巨盜飛舸出沒無常叔吉晝夜二十

里置一船船二十兵守之令母少選雜信地忽
自乘小艇按之軍法從事向暝鳴鏑收帆自九
江至秣陵上下千里守船絡繹相望盜無所容
江濤遂寧 以上宦遊

方泓每飯米一斗五升肉三十斤酒二十壺始
飽力舉千斤嘗解銀入京盜尾其後泓覺之值
危橋挾滿載騾而度盜咋舌不敢動 僑寓

方子曰有道之士文武惟用居常退然不

通言 卷之十五
勝衣一旦有警仁戈義盾尊俎而折衝孔子不學軍旅乃却菜而墮都士安得委蛇肆夏猥輕介冑也晉人清談宋人理語褒博于于不能賦詩退虜各文章之士以為使實口實者身當其事又不知究竟何如然則拓吳保皖破倭平粵諸君子之武事胡可尋常易言之哉

智鑑

晉庾翼臨終表以荊州授其子庾爰之朝議姑從翼請以安物情何次道曰荊楚國之西門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豈可以白面年少當之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曰爰之肯避溫乎次道曰溫足能制之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何子皙雅有人倫識鑒拔吳興丘遲于幼童稱濟陽江淹于寒素悉如其言

宋何尚之吏部尚書時右衛將軍范曄任參機
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曰曄在內釁成
不得不加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不若早出
之文帝不聽後曄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

齊瑞卿族子傑弱冠貧暫就問史瑞卿爲諫垣
將之京舉族餞集郵亭偶于衆中見傑異之曰
後我一人因勸爲學又嘗竒從子遇于草角曰
此神駒也館之塾後傑遇皆第進士又與省試
閱卷偶于他房拾地上棄卷竒之曰此必國士
薦爲榜首則鄭端簡公曉也

汪居安字行可桐城人嘉靖進士有知人之鑑
朱朴諸生酷貧被罪有司當黜無所求解自詣
行可行可曰子神情不凡頃歲試何居曰三等
使誦試文曰子異日堪舉何憂貧爲言有司得
釋卽以甥女妻之曰此女有福足配佳婿後朴
舉孝廉爲永淳令又一日有僕侮盛儀儀子諸

生汝謙怒見居安居安謝之責僕翌日求與汝謙聯姻曰卿必貴願以稗子托門闌汝謙果第至司徒

方尚字惟志桐城人善知人何駕部諸生時尚竒之延別墅亟周其乏戴副臬甫童穉尚曰乳鶯在谷有凌霄氣館穀受書時有筆札衣履之助以上郡人

宋李誠之知舒州聞之遂往文坐客曰包公

固執天下其多事乎誠之曰不然天下事非執之亂行偽而執者之亂包公真人固執何傷若鄞令王安石矯誣不情傲然自是目多白絕類王敦此雖年少異日亂天下必此人也宦遊

國朝鄒守益安福人未第時自擬會元一日讀南雍錄至齊之鸞試義驚曰昆吾利銛當為退舍來京師訪之鸞探經書奧旨守益欽服載叩論策淵深博洽出守益意外喟然嘆曰今歲大

業輸君一籌。浹旬之鸞。怒其僮。供茗太滯。舉茗
甌擊僮。甌敗。守益曰。君有元才。無元量。可無相
遜。及榜。守益果第一。而之鸞冠本房。附

方子曰。帝難知人哉。堯孔神聖。不能不失
雖小翳。不損大明。而情偽微曖。則明哲難
矣。然而茂先望氣。方臯相機。伏龍鳳雛。拔
之草澤。衆之所疑。獨操衡鑑。賢者賢乎。知
賢者賢乎。夫媮妍始一人耳。乃其爲世輕

重甚大。安得托自治。緩方人皮。裏爲厚而
卒傷匪人也。

通訓卷之十六

憤發

國朝方惟力嗜學沉思偶食籠炊有餽近墨惟力染餽誤染墨吻黑不知也童子哂之乃覺

江鯨字時化桐城人二十始學家貧鬻鮓以自給乃結一賈使司鮓而已肆力于學悉拜里中師十餘以次受業夜分不休三年為諸生不設寢榻倦作而歌曰鯨乎鯨乎胡養而親乎而胡

進言 卷之六
康而身乎而胡揚而名乎而歌既乃復讀後舉
明經

盛德字克脩桐城人諸生時試不利不歸家徑
入投子寺下帷學粘試案一通于壁已名居後
度其學少進則移名稍前久之移一案之前曰
不前諸生不歸也試果首案遂舉孝廉

劉采字質卿讀書太霞宮勤忘寢食倦則長跽
榻上程書不盡不起後舉孝廉

先君嘗閉戶讀書穴壁傳餐三年不出衣緇袍
當几處白遂通五經

張大被質魯而勤讀書自餘遍始成誦然不精
熟不休吳公賜性敏書三過不再讀新鐫五經
白文同入肆購之公賜目笑大被踰年相見公
賜僅舉大畧而大被悉能成誦

周鳳翔字延仞桐城人沉耽書史除夕家人聚
歡長幼咸集獨失鳳翔所在其父丁曰此必其

通言 卷之十一
為文故迷也索之果擗管樓上次秋舉孝廉
鮑鳳字鳴岐桐城人躬耕力學秉耒耜不廢典
籍歲旱車水足運激輪手執書伊吾不休及舉
孝廉時人語曰田畛諷誦登科鮑鳳
李濟之少時夜讀母分給燈膏濟之先就家廟
燈讀至將盡乃焚所授膏繼之

以上郡人

元余廷心生而髮白肌甚羸澹嗜欲寡肉食獨
嗜文學若飴窮日彌夜攻之不輟舉解元

羅惟德舉進士中選不對公車而歸志在問學
遇顏鈞與語悅之徒步從遊七年不歸道路缺
乏躬負擔而趨糧絕假食寺僧越九年始登對
入官

以上宦遊

唐畢誠字存之偃師人蚤孤讀書舒州主簿山
夜無燭燃薪讀母恤其孱弱奪火令寐誠候母
臥復舉火讀不輟遂通經史舉進士

王元善二十始習制科禁足不下牀一載而通

四書周易

以上僑寓

方子曰孔子大聖人也何至發憤忘食哉
 不憤則不勇不勇則入不深而求不得夫
 奕小數耳必憤然耻不若人乃能得雋況
 大道乎君子之志于道也泰山在目而不
 見雷霆在耳而不聞精有獨注乃通于天
 非可以二三得也秦儀從橫孔門羞之乃
 猶刺股書肱豈非志有所必至乎故探珠

九淵不畏驪龍採玉崑山不避猛虎且進
 且却夷由而中止者非其志也

說辭

梁何敬容字國體潛山人齊駙馬都尉梁大同
 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門制狹我正欲
 改構乃有天火敬容對曰所謂先天而天不違
 帝大悅

武帝謂群臣曰朕夢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此

何徵也何敬容對曰孝弟之極通于神明帝乃議拜山陵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在前瑀駟居後瑀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罹于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蹴造青雲何至與駑駘爭路

趙子恒爲均州始至見大中丞章煥煥臨屬吏詞色殊峻諸守令凜凜子恒歷階而對曰明公以禮義廉耻待屬吏屬吏敢不以禮義廉耻自待煥改容禮之

馮天馭爲戶部尚書意欲加宮保有獻周公圖者天馭出以示客客咸與言之趙鼎卿時爲給舍徐曰此圖殊不類周公天馭曰何以知之鼎卿曰夢見耳天馭默然

張亢字廷陽桐城人任祀縣主簿有讒言上官

疑之命偶語曰狼行虎行豈許狐行九應聲曰
獐過鹿過不知鹿過上官驚賞加重焉以上郡人
唐陽城論沮裴延齡作相欲裂白麻德宗怒甚
張萬福大言于朝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
因拜城語聞乃薄譙城

國朝譚啓宗字敬先守安慶陳友諒既死子理
奔武昌復稱帝高廟使啓宗往諭之啓宗至

武昌盛稱吳公威德詞氣慷慨楚人感動以上官遊

方子曰仲尼設科言語居一褊小如鄭以
四大夫之詞命得抗四隣晏子有詞景公
省刑豈其取給于蔓引又豈其徵巧于片
語哉要以有倫有物不激不隨上不辱君
次不辱身斯爲難耳孔子曰我于詞命未
能謂此也德不茂而詞是務華爲佞爲利
吾亦惡之

賞譽

通訓 卷之二十一
晉何次道詣王丞相茂弘茂弘以麈尾指其牀
呼次道曰來此是君坐

何子皙言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無不明然王
思遠懷如抱水暑月亦有寒氣

世目何散騎人中爽爽何子朗

胡世甫曰鳳凰翔于千仞其杜夷之謂乎翩翩
風節當與文翁朱邑並傳

王球云何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王球

正始之風猶在

國朝史仲弘謂方自勉自寬藍田之雙壁其子
五人海門之五龍

吳公賜諸生時見直指使問蔡令如何蓋以不
羈見疑公賜對曰一年民畏之二年民愛之去
後民思之

吳公賜最愛陳允升之爲令曰不減漢室循良
又曰吾嘗宰下邑私心愧之後令典刑非陳

誰而

人目何駕部狂駕部曰我固願爲聖門之狂若
趙子恒足當聖門之狷

何駕部曰惟善德行子恒文章是後生領袖

桐人語曰安靜無營錢大臣天下聞名齊瑞卿
一毫不苟方惟力千金不移趙子恒吳檄何唐
張主事安貧樂道不求人張主事名夔字以韶
唐門人也

沈敬敷稱方與義獨持風采一代偉人

人問趙子恒曰省齋先生于聖門謂何子恒曰
實德在中令聞昭外清輝動于遐邇充實而有
光輝先生其庶乎

趙子恒在南雍同舍生稱爲趙夫子及宰建寧
宴坐郡守羅公謂僚屬曰坐間乃有顏子蓋指
子恒云

戴仲脩嫉惡如讐動厲聲色而雅愛羅惟德稱
其洞洞空空絕無畛域可謂近世大人

時議鄉賢于學宮或問吳伯高何如其父一士
曰用宣岩岩峻絕伯高温温恭人父子不同操
然泰山喬嶽足柱頽風璞玉渾金可珍几席其
為士林仰止一也以上郡人

漢陳仲舉曰李元禮謾謾如長松下風

後漢公孫度謂邴原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
能羅也

唐張知審通天中入許武后竒其狀貌詔工圖

之稱才容兩絕

宋黃直卿受業朱仲晦仲晦語人曰直卿志堅
思苦與處甚有益將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之
曰吾道之託在此

紫陽關佛者以深衣授徒亦效佛之傳鉢耶

黃魯直謂李伯時風流不減古人

國朝耿楚侗先生謂羅惟德和氣襲人如春風
蕩蕩張無意激切逼人如秋風凜凜王元善操
履中正不激不隨屏絕二氏法守三王如皎月

當空清絕可人。以上宦遊

唐畢誠爲翰林學士。党項擾河西。誠條奏破羗。狀甚悉。宣宗悅。曰。孰謂頗牧在吾禁署。以爲河西刺史。以威德諭羗羗降。

李白字太白。隴西人。避地宿松。先是蘇頲見之。曰。天才英特。益之以學。可比相如。賀知章見其文。曰。謫仙子也。以上僑寓

方子曰。虞帝揚善。周王旌淑。君子莫大乎。

與人爲善。故仲尼亦有譽焉。世衰道湮。朝無賞罰。而匹夫匹婦有真是非。亦君子之所恃。小人之所憚也。蓋君子不近名。而實實者名也。察言觀色。可以自鏡。令聞廣譽。不施于身。內省得無慚乎。然而盛名難副。過情足耻。要以綜實傳信。卽一言足爲陽秋。安事溢美哉。况乎褒其所賢。貶其所不肖。以淆天下清議也。

通言
卷之十六終



